

仇報娘親爲



國立編譯館
館藏書目
第...卷
第...期

太岳新華書店選印

MG
I252
1

為親娘報仇



3 2173 7007 5

大岳新華書店發行

1948.7.

號子 32218

目次

一 爲親娘報仇·····	(一)
二 李秀英訴苦·····	(七)
三 李四丫頭的苦·····	(二二)
四 三十六年的血淚·····	(一八)

為親娘報仇

——十三歲小女孩玉芝的控訴——

霍大娘是雄縣南關的鬥爭骨幹，她是個軍屬，今年八月敵人佔了雄縣後，霍大娘受騙回去被殘殺，留下十三歲的玉芝和她十歲的弟弟，還有一生白的小妹妹，現住我十分區難民收容所，下面是玉芝在二十二大隊訴引會上的訴苦。

——編者

四·家·

雄縣南關叫頑固軍佔了，俺跟俺娘就跑出來咧，俺們的親戚光靠親戚，嫌白吃不願叫住，俺娘推剛強，就離了親戚，東一天西一天的沒個準下處，日子長了，吃燒挺難，後來又聽別人說，回去沒事，俺娘就領着俺們回家了，那知道是上了老蔣的當。

快·報·



第二天大早起，俺爹去担水，看見幾個白賴，鬼頭鬼腦的跑到俺家裏，俺爹一看事不好，就跑了，俺娘抱着俺妹子就着抓走了，俺哭着追上去，俺說：「娘！我跟你去！」俺娘怕連俺也叫白賴抓着走，把俺推了個趔，俺就哭着回來了，俺娘就抓的西侯留去喇。

送飯。

俺娘挨押着整餓了一天，第二天俺給俺娘去送飯，站崗的不叫進去，俺哭着央他們：「你們行點好吧！我娘一天沒吃飯了！……」後來見了俺娘哭的俺喘不上氣來。俺娘跟俺說：「別哭了，找保吧！……」白賴子過來說：「他媽的來了就開小會，要不就不着你進來呀！走！走！——一槍把俺墩倒了。」

找保。

俺找着大肚子保長王傑，跪下央他：「王傑叔叔你保保俺娘吧！」他說：「哈！你腿倒挺軟乎！我可管不了，你家要不鬥爭人家李貴林、胡振生，會有這個事？」俺說：「你不看着我娘，看在俺

們姐們身上……」到這俺就哭的說不上話來了，保長一揮袖子說：「我管不了這個，你去找老八保長吧！」俺哭着又去找老八：「老八叔！老八叔！」老八他媳婦不耐煩的說：「找你老八叔幹麼呀？上西頭睡咱覺去了！」俺一出門，正好碰上老八，俺說：「老八叔，你保保俺娘吧！」說着就給他跪下了。老八駁不溜丟的說：「我可担不起！我可担不起！人家富的怎麼啦？是富人家過來的，要不得鬥爭人家富的會有這個？我不準管得了，一會再說吧！」老八一揮袖子也走了。

受
刑

俺娘挨抓後，受的刑罰可多咧，用鐵絲纏在身上，搖電機子，坐電椅子，竹籤子楔手指頭，劈柴棍子打臉，打的順嘴流血，俺娘挺剛強，什麼也沒說。

娘
死
了

第二回，俺給娘娘送飯去了；白賴子還是不叫進去，喊著：「

房東！把他妹子抱出來。」又說：「你娘說來，把你妹子抱回去，給你妹子洗洗，穿上件新衣裳再來。」俺一想，俺娘今個爲什麼給俺孩子呢？俺說：「俺得看看俺娘，俺娘得吃飯。」白頸子不着到押人的地處去，俺接過俺妹子，問大媽：「我娘怎麼啦？俺不哭你說給俺。」大媽看了看四外沒白頸子才說：「你娘死了，死在大堤下了。」她又指着俺妹子說：「這孩子要是個小子（男孩）也就見不着你了。」俺聽說娘死了，好像晴天霹靂打在俺頭上，俺一出門，連妹子也顧不得了，打着滾的哭：「你們真他媽鐵了心啦，弄死我娘……」白頸子不叫在這裏哭，又吓唬又罵，俺勉強抱起俺妹子，哭的頭昏眼花，老想栽跤。

找屍

一過晌天下着小雨，俺和俺奶奶、舅，上大堤下去找屍。奶奶還說：「下雨沒味」，大道上一攤一攤的血，還沒有乾，俺吓的腿都發軟，跟俺娘一塊挨挑的一共二十七條命。埋了三個坑，不知道

娘在那個坑裏？俺們一欽刨出了一條穿青褲的腿，俺說：「舅把她翻過來。」唉呀！真吓死人，眼珠子都流出來了，滿臉是血，面目看不出來，可是俺知道不是娘，娘是穿的青褲藍褂，這個婦道是青褲白褂。俺沒有哭，也不敢哭，要叫還鄉團知道了是不依的。三個坑都刨了個到，屍羅屍真不好找呀！天黑了也沒找着娘的屍首，給娘燒了幾張紙說：「娘呀！娘呀！你在什麼地方啊？颶陣旋風吧！告訴我，好把你埋在咱墳上去！……」

倒算

死的娘第二天，大肚子胡振生打發狗腿子找到家來，硬說俺家鬥爭時分了三斗口袋麥子，立逼着叫拿出來。把柴禾垛底下刨了個大坑，也沒有找着麥子，非把奶奶砍了埋在這個坑裏不可。麥子實情沒有，怎樣吓唬還是沒弄到麥子。大肚子不甘心，硬給找了個保，說：「拿也得拿，不拿也得拿。」臨走時還說：「你家孫女呢？找……」恰好俺給娘燒紙去咧，沒在家，要不，不知道我怎樣着了

呢。

找爹。

天哪！我在家大肚子也不讓活，天下着雨，俺慌裏慌張的扯了個小破被褥，給俺妹子蓋上，就跑了出來，俺不敢走大道，老是走小道和莊稼地，小道上，人少道滑，妹子在懷裏不住的叫娘，不住的哭，俺又不知道爹在那裏，只好投奔了二姨家。在趙北口找到了爹爹，全家人口見面大哭了一場。

共產黨救了俺。

大肚子們殺了俺娘，叫俺一家子沒家可歸；俺姐十七歲咧，俺爹急着給她找了個婆家娶咧。俺一生日的妹子叫娘爹答應，晚上扯着爹的乾媽媽吃。大肚子就是不叫俺一家子活，可是共產黨沒有忘下俺們，成立了難民招待所，叫俺一家子安了家，俺們不光有的吃，在大冬天還穿上了棉衣裳。

李秀英訴苦

俺叫李秀英，娘家在蓬縣中五夫。俺十五上爹就死啦。爹在的時候賣豆腐，俺天天幫着娘推磨子，俺矮跟着那棍，浮在磨道裏裁餃。俺爹死的時候，褲子露着大腿便埋了，丟下俺娘和三個小兄弟，娘沒法養活，急的尋死上吊，鄰家勸俺弟兄三個看着娘，娘才沒死了。俺弟兄四個種着二畝地，指着賣燒餅要飯吃活着。

鄰家看着俺混不住，勸俺娘把俺找個婆家當童養媳婦去，兩個小兄弟也給了人家；娘怕離了俺們，瞎人沒着落，也沒答應。娘兒四個平常吃的東西就是楊樹葉、杜樹花。吃了一頓野煙根，娘兒四個中了毒，渾身腫的不能動，鄰家才給了些蕎麥花、穀子吃。

過年時，和我同歲的閨女們，穿花衣、穿新鞋還戴花。我呢？拾人家一雙破鞋穿，人家閨女跳跳蹦蹦，我藏在炕頭裏不出門；人家過年吃餃子，俺家有人給點棒子麵就吃頓黃餅子。

十七歲那年春天，我渾身打渾身的要到婆家去，婆家一樣窮，坐三日讓我吃了三個紅餃子（高粱麵的），一壺水，我含着淚花心裏說：「丟個鍾頭，拾個鍾頭」，娘家沒吃的。婆家來了一樣挨餓。公爹找主扛長活，長的不起堆，人家不要，男人給地主白幫工混飯吃，我拾莊稼，紡績養着公爹，餓急嘍，秋天天下着大雨，把小鞋陷在泥裏，也得去地裏拾點莊稼充餓。一回，財主羔子們打着傘追我，我躺着半人深的水就跑，莊稼沒拾成，倒把個包袱撿了。娶了二年，生了個閨女，我坐月子的時候，鄰家婦子給我買了三個雞蛋，孩子落了地，我喝了對門的一碗飯湯，男人家來才東跑西碰的借了三升高粱。坐月子吃野菜、喝高粱粥，奶沒水，孩子沒滿月，我便一嘴嘴的喂孩子野菜吃，三個月上孩子餓的快要死，喂野菜喂的孩子滿肚子病。孩子不行咧，求他二大伯去埋，我抱到墳上，孩子還出氣，我心裏不好受，盤算着扔到坑裏還有氣，要說抱回去也是餓死，我咬了咬牙，把個孩子活埋了。

鬼子鬧糧多的那年鬧春荒，大人孩子七口人，更沒法混，俺小提和他爺爺，到南古城去要飯吃，他爺就死在了那裏。俺他爹去扛活，我守着三個孩子要飯吃。實在混不住了，把九歲的孩子小鹿，八塊錢賣給了侯佐高奎家。娘雖說八塊錢把孩子賣咧，總覺着是心上塊肉，要着飯常打聽人家待孩子怎麼樣？一打聽，就是人家不讓孩子吃飽飯，成天給人家拾柴拿柳子杈，說打就用棍子，聽到了就像心裏插刀子。我恨我糊塗，賣了孩子還是一樣受苦！我打發他哥哥正歲去瞧他，孩子見了他哥眼裏含着淚花不哼氣，他哥把兄弟渾身摸了摸，又摸了摸小手便回來。做娘的心放不下，買了個西瓜又去瞧，到人家那裏不叫見孩子，我一問高奎媳婦那麻娘們說：「玩去咧！」他閨女就說，拿柳杈去了，我說：「~~他~~讓孩子家來吧，天這麼熱，我看看他。」孩子來了，用手揪着簾子不敢進來。我見了兒一把拉到屋裏，見孩子還穿着帶來的破襖褲，把兒摟在懷裏就哭了，可是我兒不敢叫娘，也不敢哭，只是用眼望着那大麻娘們。我

切開西瓜讓給吃，兒挑了塊小的吃，見人家閨女啼哭忙把西瓜給了人家。後來我助着勁給才吃了一塊。我回來在半道裏覺着難過，大啼哭了好幾陣。

今年四月裏，孩子來串親，拉着我的手哭着說：「娘！我知道我爺爺死了，我在爺爺墳頭上偷着哭過三次。」說的娘倆都哭起來。天黑咧，娘不叫孩子走，孩子也不願走；誰知宿了一夜，孩子就病了。高奎家三番五次捎信叫走，隔了兩天，大麻娘們來，進院便喊：「小鹿呢？捎信也不去，反了你咧！」進屋不管不顧就把孩子拉下來。我說：「孩子有病，你別拉他。」麻娘們罵俺：「花八塊錢買的呀！是我的人，沒你的事！」我給人家出了賣給的字據了，沒敢攔。拉孩子把地劃下兩道深溝，日子不多孩子便死了。

公爹死了，孩子也賣了，把塊場片、幾分園子也賣了，還是不行，俺孩子他爹說：「正歲他娘，咱們活離嘍吧，我實在弄不出吃喝來！」本來孩子一大群，活離也不行。後來他爹領着小提、正歲

到保定去要飯，我抱着小國女在家討要活着。一天我搬了兩個棒子往家走，財主趙文祿看見說是他的。我問他：「你的什麼樣？」他說：「棒子是黃色的，不是黃色的也不行！」扯了包袱還罰酒。郭壯也罰過我；趙憲也罵過我；替財主家看秋的人也翻過我……咳！我的話說不完哪！別看我這會能吃點飯了，這是八路軍給的呀！

（任慶波記）

李四丫頭的苦

曲陽六區灰嶺村，有一個五十四歲的老太太叫李四丫頭，很貧苦，事變前沒有地，六歲上就給地主當「梅香」（即丫鬟），現在三口人住着兩間破土房，土改時才湊到八畝半嘎咕地。大兒子下煤井死了，二兒子馬彥吉從十一歲就給人家放羊，整放了十四年，三兒子二十歲，從小就要飯吃。這回平分土地農民鬧翻身，李四丫頭和她兒子馬彥吉都被選為貧農代表。在一次貧農團大會上她把受了幾輩的苦全訴了出來。

人不如豬

打俺記事起，沒過過一天好光景，娘家是野北的，當時有三畝地，靠墾下井，娘賣豆腐，養活全家七口人，一年到頭淨吃豆渣豆漿。六歲上娘背着俺賣給靈山地主（記不清叫什麼名字），當了一「梅香」，去的時候是冬天，穿的稀爛破的襖褲和單褲，冬天俺睡在

冷炕上，連個被片也不給蓋，淨挨打受氣，還不讓吃飯，他們吃的剩下的白粥，給我和上一些冷水，鬧上一些猪不吃的菜，不管你飽不飽，吃點就算了。俺給人家抱不動孩子，盡給地主喂猪喂雞，人家的猪吃白粥鷄吃米，可是俺淨吃菜，有幾回俺喂猪偷着用手抓了一點猪食吃，地主看見了就罵俺：「把你偷吃咀的黃毛丫頭，你偷吃了，猪吃什麼？」說着就打俺。過年時，俺剛吃了四五個餃子，地主說：「不要吃啦！看把你撐壞嘸！」俺眼裏噙着淚花，趕緊的放下。地主還說：「出去可不許言語！」俺就說：「不言語。」每日挨打受氣，把俺折騰的病了。七歲上有一天，俺在日頭爺下餓的不記事了，娘才啼哭着把俺措回來。

這也算娘的心。

娘把俺措回來，俺又高興了，雖說跟娘淨吃糠嚥菜，可是心裏也痛快。俺淨給娘推豆腐磨子，使肩膀頭子扛着磨棍轉。到十七歲，娘說把俺嫁到灰嶺村，使了十七吊錢，娘給弄了一身衣裳。上轎

那天，喝了一碗豆腐菜兒湯，這是從小長大最好的一頓飯。上轎時，娘流着淚說：「不用管人家怎麼個窮，你別嫌棄，人家喝白粥你喝白粥，人家吃糠你吃糠，人家打你，你也別言語，好好的跟人家過。你給我推了這幾年豆腐磨子，我又使了你幾吊錢，給你做了一身衣裳，這也就算娘的心。」我和娘啼哭着離開了，我一直哭到婆家。……

婆家當時八口人，六畝白種地，租人家十幾畝地，淨是壓咕地，租子一畝三斗。一年到頭淨吃糠嚥菜，窮的沒法，人又多，弟兄們又不對眼，俺二十歲上分了家，俺男人是個牛病子，光分給了六畝壓咕租子地，出來時，鍋也是借的地主馬洛肅的，家裏那六畝地全叫他大伯種着，分了家淨吃糠吃菜，過了十八年。

沒了他爹，地主把地也拿了。

俺三十八歲上，沒了他爹。留下四個孩子，大孩子燕苦，到十七歲上餓死的。眼看着快餓死，俺說：「孩子你等着，俺去煤井上

要一個銅子，回來給你買點雜麵吃。」兩個井上共給了五個銅子，趕俺回來一看，早餓死嘍。過冬連蒲都沒有，淨蓋乾草睡，孩子就餓死在草上。二孩子彥吉，他爹死時才九歲，就給朱家峪地主楊正義家打揷放羊。三孩子熬兒四五歲，自己白天獨個要飯吃。四孩子才子（女）兩歲，在五歲上餓死了。秋收時俺就領上孩子們到地裏做莊稼，一點一點揷回來，共收割了二石棒子，地主馬泉昇就派了一石八斗租子，只剩下二斗。這不用說，地主還立逼着「拿地」，我跟地主說：「兄弟，我種這地不圖別的，吃菜就不用上別人家要啦，你不看別的，也可憐可憐你這幾個姪兒吧！」地主發了脾氣說：「叫誰種也不叫你這寡婦種！」俺又說：「你不叫種俺不種，俺沒價法子。」地主說：「一定不讓你種。」俺一撲通給他跪下求告着說：「兄弟，不叫我種地，可不行。你得幫補俺一下，你哥前晌死了，你後晌就要地，俺和你要把子菜葉，你就不給一把呀！」地主用腳踢了我幾下，這時候俺給地主磕頭。孩子們吓的光啼哭，

街上的鄉親們才給拉開，拉開後，人家還罵我：『×你媽的，你還打算種地嗎？』這一年糧食剩下二斗，地也丟了。

放牛要飯

他爹死了，俺就要飯吃。太人孩子一齊要，要到五年頭上，本村地主馬皂昇和韓莊地主家一共十二個牛，一個牛一年給二斗穀，俺攬下後，三個孩子光生病，只剩下俺一個人趕着放，後來孩子們好了，弟兄們去放牛，俺要飯回來還得接他們。

俺給地主做飯，孩子們在門前要不上半碗飯，俺四十上到賈莊，給大地主陳洛務家做了一年飯。有一天俺孩子們到門口要飯，我聽出是自個孩子，就難受的流着淚，向地主女人們說：『大姑你給俺孩子盛上一碗飯吧，稠就稠稀就稀……』。地主女人說：『別人的孩子還行，你的孩子可不行，你在這兒做飯，你的孩子們要飯，不來慣嘍，老是來可不行，一碗飯也不能給。』俺心裏難受的想，不給，俺不要，盛不盛在你。俺到大門口，孩子們全啼哭。看自己給

地主做飯，孩子們要一碗飯就不給，我心裏也難受，俺也哭起來。俺發了狠向地主說：『像這樣就不做飯了，俺娘兒們一塊要飯，餓死在一塊也比這強。』俺領上孩子們回到家裏，一進門叫熬兒，他說：『娘你回來了！』啼哭的沒有一點法……

三十六年的血淚

——南張保貧農團女代表王書本訴苦——

王書本是饒陽縣南張保村頂窮的一個勞動婦女，她家六口人，有三間土坯窩窩，全家蓋着兩條破被子。這回她當選了貧農團代表，是全村出色的一個婦女骨幹。下面是她的訴苦：

俺娘十五歲上就賣給人家了，家裏窮沒房，淨串房簷住。俺娘搬過七次家，白天俺娘領着大的，抱着小的要飯吃，全家討吃了十幾年。我十五歲上鬧荒年，要飯吃全趕不上門，有一次到了財主的門上，我怕狗咬，繞了幾個圈不敢進去，可是餓的心裏翻上倒下的直叫喚。俺娘進去了，剛登門邊人家那狗一鳴鳴就吓倒了。從裏院走出一個大肚子的老頭，手裏拿着拐棍，說：「誰敢進我的門！你們胆不小，快滾蛋！」從那天俺娘又吓又餓就病了。窮人有病只好等死，吃還沒有呢，那來的錢治病？一天比一天重，不到三天就

死了。死時囑咐俺爹說：「要飯吃，餓着，也別賣了咱這孩子們！」俺全家搜着俺娘的腦袋哭成了一團。俺娘的臉和黃蔴紙一樣，皮包着骨頭。人家財主埋人吹吹打打的，俺們把蓋着的一條破被子一撕兩半，裹起來就埋了。

俺娘一死全家就失散了，東的東，西的西，俺爹說：「書本，你娘說不叫我賣了你們，這不是當爹的心狠，淨是窮擠的呀！不能看着餓死你兄弟，這是咱家的後代。」我聽了爹的話，只是在炕上打撲拉的滾，哭不出淚來。俺爹又說：「本，給你找了個婆家，使了一百廿塊錢，明天就去吧！到那裏吃頓飽飯，再死也就不冤哪！」我哭了一夜。第二天走時，俺兄弟扯着我：「姐姐，我想娘！你怎麼去呀？」一下子通了我的心，我抱着五、六歲的兄弟，半天沒有說出話。我忍着哭對他說：「你在家等吧，我去給你買好東西去！」把他哄下我就走了，到村外我還聽着喊：「姐姐，給我買好東西回來！」

說到婆家吃頓飽飯吧，誰知道婆家也是窮的呱呱的。俺十七歲大閘女，十八歲上又添了個二閘女，光長人沒有東西。孩子他爹出去鎚破鞋，家裏只留下俺娘們，一個糧食粒全沒有，只有一點棒子巴，弄點青角菜，上鍋炒炒吃。後來這個也吃不上了，俺就領着一個抱着一個去要飯。到黑下，一揪被窩孩子就哭，一個被子那能蓋得過來，你扯他拉，凍得這個哭那個叫，俺娘們蹣蹣在炕的一頭。

一天一天的，光盼着麥熟拾點麥子，多少摻上個糧食粒也享享福，那知道窮人拾麥子全不行，麥熟了，俺大閘女去拾麥子，在地主宋方貴的地邊一過，他就硬說俺偷了他的，奪過籃子去踩成了一個稀胡拉爛，一根子打得俺秀花順嘴流血。窮不敢惹人家，連哼都不敢哼就回來了。窮人沒志氣，不拾就得餓着，後晌又去了。剛走到地主張二芒的地邊，那個不順眼的東西，站在地裏說：「拾我麥子不怕磨破了褲襠？」瞪着個三角眼，韋皮鞭子才打人呢！嘴裏還

嚷着：「你們甬守着個新褂來晃蕩晃蕩的，作小婆子墊腰我也不要你們這窮東西，家裏有的是人。」

麥熟過了，家裏一個麥子粒也沒存下，還是挨餓，全家正發愁呢；孩子他爹挑着破挑子回來了，掙了三塊錢，在炕上一扔，孩子們不知道是什麼，亂問：「爹！這是什麼呀？」他爹說：「洋元，給你們買燒餅吃。」俺那個三歲的小閨女，把頭一扭說：「爹！不買燒餅，咱們買糧食吃吧！」咳呀！我那兒來，三歲就知道買糧食吃，這是餓怕咧。

買了點糧食，打算全家得吃幾天，那知道黑下保衛團（土匪，屬徐二黑管）又把俺家買的點糧食一兜瞞着弄走了。咳呀！只恨窮人不死呀！走的慢，窮趕上，走得快了趕上窮，越渴越吃鹽。第二天，我說：「孩他爹，你們在家裏混吧，我領着兩個閨女出遠門要飯吃去。」孩子他爹眼裏含着淚花，對我說：「去，咳！去行嘍哇！可別賣了嘴裏的花呀！」一早我領着兩個孩子就走了。

出這門要飯不容易！到東頭宋銀河（本地地主）家去借一升高粱，沒敢張大嘴，自說闖着個親戚面子，怎麼也白不了；可是人家說糧食埋着呢，不給挖，外邊不多，得留着喂牲口。你看這是親戚，他媽狗屁！

俺領着閨女走到北韓台俺二姑家，她家也不富，俺二姑給了四個糠餅子，一人吃了一個，還剩着一個，老二閨女非要再吃一塊，大閨女說：「放着會餓了再吃！」爲一個糠餅子姐倆吵了一頓架。俺們到了饒陽北邊，也是要飽，天下的財主們淨是黑心狼。

無路可走了，俺大閨女才十五歲，八月初一給她找了個婆家，拿了二斗紅高粱，初二就跟着人家過去了。俺閨女頭裏走，我在後邊跟着，俺門女走會回頭望望，俺閨女不願去呀！可是餓的又沒辦法。回過頭來說：「娘！回家的時候來叫我，咱們一塊回去。」我那淚刷就下來了。我忍着哭，說：「花，你去吧！等好年頭，咱們有吃嘍，叫你家去住。」當時我心裏糊塗了，我老跟着人家幹什麼



呢？我一抬頭，離村好幾里地了，俺小閨女扯着我：「娘！咱們回家吧！」弄着二斗紅高粱回來，我一端碗就想起這是吃我的女兒的肉，是拿親生閨女換來的呀！

俺三輩都是十五歲上賣给人家的，我今天才明白了，受苦、受窮挨餓淨是地主富農給俺的。我三十六年的苦受到頭了，我什麼都不怕，有共產黨給我作主，鬧好嘍，先說不挨餓。地主沒有一個好東西。

年	1948
月	8
類號	3042

82

VII
1131
400576

為親娘報仇

KBC
G
252

太岳新華書店

太岳新華書店

每冊 元

四八年八月初版

1—5000